

国际大奖小说
升级版 SHENGJIBAN



美国学校图书馆推荐年度最佳读物

塔克的郊外

[美] 乔治·塞尔登 / 著 [美] 盖斯·威廉姆斯 / 绘 袁颖 / 译

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作品《时代广场的蟋蟀》姊妹篇
《纽约时报》年度杰出童书



新蕾出版社



国际大奖小说
升级版
SHENGJIBAN



塔克的郊外

Tucker's Countryside

[美] 乔治·塞尔登 / 著

[美] 盖斯·威廉姆斯 / 绘

袁 颖 / 译

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塔克的郊外/(美)塞尔登(Selden,G.)著;(美)威廉姆斯(Williams,G.)绘;袁颖译.

—天津:新蕾出版社,2011.5

(国际大奖小说·升级版)

书名原文:Tucker's Countryside

ISBN 978-7-5307-5056-8

I. ①塔…

II. ①塞…②威…③袁…

III. ①童话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4162 号

TUCKER'S COUNTRYSIDE

by George Selden and illustrated by Garth Williams

Text copyright © 1969 by George Selden Thompson

Pictures copyright © 1969 by Garth Williams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LLC,
New York.

津图登字:02-2006-13

出版发行:新蕾出版社

e-mail: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http://www.newbuds.cn

地 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
出 版 人:纪秀荣

电 话:总编办(022)23332422

发行部(022)23332676 23332677

传 真:(022)23332422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60 千字

印 张:5.5

版 次: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16.00 元

著作权所有·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,如发现
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电话:(022)23332677 邮编:300051



GUO JI DA JIANG XIAO SHUO

前言

国际大奖小说

一辈子的书

梅子涵

亲近文学

一个希望优秀的人,是应该亲近文学的。亲近文学的方式当然就是阅读。阅读那些经典和杰作,在故事和语言间得到和世俗不一样的气息,优雅的心情和感觉在这同时也就滋生出来;还有很多的智慧和见解,是你在受教育的课堂上和别的书里难以如此生动和有趣地看见的。慢慢地,慢慢地,这阅读就使你有了格调,有了不平庸的眼睛。其实谁不知道,十有八九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的,而是当了电脑工程师、建筑设计师……可是亲近文学怎么就是为了要成为文学家,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呢?文学是抚摸所有人的灵魂的,如果真有一种叫作“灵魂”的东西的话。文学是这样的一盏灯,只要你亲近过它,那么不管你是在怎样的境遇里,每天从事





怎样的职业和怎样地操持，是设计房子还是打制家具，它都会无声无息地照亮你，使你可能为一个城市、一个家庭的房间又添置了经典，添置了可以供世代的人去欣赏和享受的美，而不是才过了几年，人们已经在说，哎哟，好难看哟！

谁会不想要这样的一盏灯呢？

阅读优秀

文学是很丰富的，各种各样。但是它又的确分成优秀和平庸。我们哪怕可以活上三百岁，有很充裕的时间，还是有理由只阅读优秀的，而拒绝平庸的。所以一代一代年长的人总是劝说年轻的人：“阅读经典！”这是他们的前人告诉他们的，他们也有了深切的体会，所以再来告诉他们的后代。

这是人类的生命关怀。

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：《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》。诗里说：

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，
他看见最初的东西，他就变成那东西，
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……

如果是早开的紫丁香，那么它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





部分；如果是杂乱的野草，那么它也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。

我们都想看见一个孩子一步步地走进经典里去，走进优秀。

优秀和经典的书，不是只有那些很久年代以前的才是，只是安徒生，只是托尔斯泰，只是鲁迅；当代也有不少。只不过是我們不知道，所以没有告诉你；你的父母不知道，所以没有告诉你；你的老师可能也不知道，所以也没有告诉你。我们都已经看见了这种“不知道”所造成的阅读的稀少了。我们很焦急，所以我们总是非常热心地对你们说，它们在哪里，是什么书名，在哪儿可以买到。我就好想为你们开一张大书单，可以供你们去寻找、得到。像英国作家斯蒂文生写的那个李利一样，每天快要天黑的时候，他就拿着提灯和梯子走过来，在每一家的门口，把街灯点亮。我们也想当一个点灯的人，让你们在光亮中可以看见，看见那一本本被奇特地写出来的书，夜晚梦见里面的故事，白天的时候也必然想起和流连。一个孩子一天天地向前走去，长大了，很有知识，很有技能，还善良和有诗意，语言斯文……

同样是长大，那会多么不一样！





自己的书

优秀的文学书,也有不同。有很多是写给成年人的,也有专门写给孩子和青少年的。专门为孩子和青少年写文学书,不是从古就有的,而是历史不长。可是已经写出来的足以称得上琳琅和灿烂了。它可以算作是这二三百年来我们的文学里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之一,几乎任何一本统计世纪文学成就的大书里都不会忘记写上这一笔,而且写上一个个具体的灿烂书名。

它们是我们自己的书。合乎年纪,合乎趣味,快活地笑或是严肃地思考,都是立在敬重我们生命的角度,不假冒天真,也不故意深刻。

它们是长大的人一生忘记不了的书,长大以后,他们才知道,原来这样的书,这些书里的故事和美妙,在长大之后读的文学书里再难遇见,可是因为他们读过了,所以没有遗憾。他们会这样劝说:“读一读吧,要不会遗憾的。”

我们不要像安徒生写的那棵小枞树,老急着长大,老以为自己已经长大,不理睬照射它的那么温暖的太阳光和充分的新鲜空气,连飞翔过去的小鸟,和早晨与晚间飘过去的红云也一点儿都不感兴趣,老想着我长大





了，我长大了。

“请你跟我们一道享受你的生活吧！”太阳光说。

“请你在自由中享受你新鲜的青春吧！”空气说。

“请你尽情地阅读属于你的年龄的文学书吧！”梅子涵说。

现在的这些“国际大奖小说”就是这样的书。

它们真是非常好，读完了，放进你自己的书架，你永远也不会抽离的。

很多年后，你当父亲、母亲了，你会对儿子、女儿说：“读一读它们，我的孩子！”

你还会当爷爷、奶奶、外公和外婆，你会对孙辈们说：“读一读它们吧，我都珍藏了一辈子了！”

一辈子的书。



Tuecker's Countryside

目 录

塔克的郊外

第 一 章	知更鸟信使——约翰	001
第 二 章	康涅狄格州	014
第 三 章	大草原	023
第 四 章	艾伦	042
第 五 章	亨利变家猫	052
第 六 章	洪水	062
第 七 章	室内	076
第 八 章	佰莎	086
第 九 章	纠察线	095
第 十 章	哈里的房子	105
第十一章	如何确立一个发现	115
第十二章	海德雷日	130
第十三章	又一次告别	146





第一章

知更鸟信使——约翰

塔克老鼠无疑又犯了“春困”。

每年临近五月末的时候都是如此。此时，太阳的射程摇摆得足够远，一束明亮的光线能够从时代广场人行道边的排水沟投射进来，游走过地铁里迷宫般的管子、柱子，最终刚好落在塔克居住的那根排水管前面，金光四射。当然，再过个把星期，太阳会迁徙，而这束光线也最终会散落消失在纽约的街头。但是毕竟在这几天里，塔克拥有自己门前的阳光啊——要是你也终年住在时代广场的地铁站里，你就知道这有多么难得了！

还有更让它高兴的事呢！受着这束阳光的温暖，排水管旁的一个小土堆儿里竟然钻出了几缕草叶儿！塔克不知道这些草籽最初是怎么“落户”到这里的，但它们的确在这里生根发芽了——三缕可爱的嫩绿色的叶片从煤灰堆儿里探出头来！塔克把这里叫作它的“花园”，一天两次，它用不知从哪里“淘”来的一只纸杯从地铁墙壁





上漏水的管子那儿接了水来“浇花”。但它们不会活得太久，塔克明白，在那束阳光开溜之前，草儿们便早就已经被地铁站那些川流不息的乘客们践踏死了。想到它的草儿们即将不复存在，塔克觉得有点儿悲哀。

但至少今天，它还拥有这“花园”，还能坐在这里享受这缕阳光啊！空气甜美、柔润而清新，那是春天空气里特有的气息——即使是在时代广场的地铁站里，也可以感受得到。然而塔克老鼠“春困”的症状实在不轻，这会儿竟越发严重了。它不得不决定赶紧回排水管里眯一会儿去，免得就在这里睡着了。它走到空地，正欲拾阶而上，目光却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。

那是一对正在扇动着的小小翅膀——就在白利尼家的报摊后面。塔克凝神观察了片刻，回身冲着排水管深处喊道：“亨利，地铁站里有只鸟。”

在墙内几尺深的地方，排水管通向一处比较宽绰的地方，塔克把所有它“淘”来的宝贝都藏在那里。这会儿，亨利猫正躺在那里的一摞皱巴巴的报纸上伸着懒腰，半睡半醒地享受着这个美好的下午。“是只鸽子吗？”它问。时不时会有鸽子误闯进地铁站里来，总会徘徊几天才能找到出口。

“不，”塔克说，“是只小鸟。”

亨利轻轻地踱到排水管口，从塔克坐着的地方探出





头去：“在哪儿呢？”

“在那儿，”塔克说，“落在白利尼家报摊的房顶上呢。”

亨利对着那鸟研究了一分钟。“是只知更鸟，”它说，“看见它胸前那抹红色了吗？可是知更鸟飞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”

“也许想搭班车到中央车站去吧。”塔克说。

“别傻了！”亨利猫说，“它可是会飞的。”

这时，知更鸟从报摊后面飞了起来，开始围着车站盘旋。它先是在一列班车顶上停留了一下，随后俯冲向尼迪克的午餐供应台。

“我觉得它在找什么东西呢。”亨利说。

知更鸟的确是在寻找什么。它掠过午餐供应台的时候，吓了柜台伙计米奇一跳，弄洒了一杯巧克力苏打水。然后那鸟又朝着劳夫特的糖果店飞过去，从那扇玻璃窗前掠过，绕了一圈后飞到排水管的开口处。出乎塔克和亨利意料，它突然就落在它俩面前。

“哦——噢！”知更鸟叫着，“我还以为永远找不到你们呢！”它向它俩跳近一步，随后又跳开去，“你就是塔克老鼠吧？”

“是我，”塔克答道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“知更鸟约翰。”小鸟说着，又前前后后跳了几步，







“那么这位想必是——哦……”

“亨利猫。”亨利说。

“哦，好啊，我——哦——”看来这知更鸟就是站不稳当，它就一直那么在排水管口跳来跳去的，像是要进来的样子，却又马上跳开去。

“你为什么总这么跳来跳去的啊？”塔克老鼠问道。

“哦，因为我——哦——我的意思是说，它真的是只猫啊。你知道，在康涅狄格州——我就是从那儿来的——鸟和猫不太……虽然我也觉得这有点儿落伍，但它们就是无法相处得很好。”

“亨利，它是害怕你啊。”塔克说，“表示一下吧，让它放松下来。”

亨利猫咧嘴笑笑，说：“我怎么表示啊？叫两声吗？喵——！”它发出一声长长的、令人满意的猫叫声。

“别吃我就行了！”知更鸟约翰说，“那就足够了。柴斯特说它保证你不会吃我的，可我还是……”

“蟋蟀柴斯特？”塔克大叫，“你认识柴斯特？”

“我当然认识它，”知更鸟说，“认识它都好几年了。多若西和我——多若西是我太太——我们做窝的柳树就在它家的树桩旁边。”

“它怎么样啊？喵——”亨利问。这次它叫得更是由衷，听到了老朋友的消息让它觉得特别开心。





国际大奖小说

“噢，它很好，”知更鸟约翰回答，“一直都很好。”

“它的演奏还跟以前一样美妙吗？”塔克问。

“更棒啦！”

“音乐家啊！”塔克摇着头啧啧称赞，“它告诉过你它在纽约时的经历吗？”

“当然，”知更鸟约翰说，“去年它一从纽约回去，就全跟我讲了。我觉得真好啊！可你们知道吗，在我们大草原那里有太多好的音乐家啦！”说到这里，小鸟骄傲地将它的小脑袋歪向了一边，“而且，我自己就是个不赖的歌唱家呢！但现在没时间聊这些了。我是有要紧事儿才到这儿来的。”

“进屋说吧，”塔克说，“马上就下班高峰了，我可不想柴斯特的朋友被人踩着。”

猫和老鼠转身进了排水管，知更鸟约翰怀疑地朝着黑暗的管口里望了望，跟在它们身后跳了进去。它们来到里面一处比较宽敞的地方，在报纸堆儿里舒服地坐了下来。

“现在可以说了，什么要紧事儿啊？”亨利问。

“我们大草原要有大麻烦了，”知更鸟约翰说，“柴斯特和乌龟赛门正担心得要命呢！它俩有点儿像我们那儿的头儿——赛门嘛，是因为它是我们那儿岁数最大的；而柴斯特呢，也许就因为它是柴斯特吧——它们都很害





怕。我们全都非常害怕!”

“怎么回事?”塔克问。

“我宁愿等柴斯特自己告诉你们,”知更鸟说,“其实,我飞到纽约来就是想叫你们——实际上是恳求你和猫先生——”

“叫我亨利。”亨利打断它。

“——恳求你和亨利立刻动身到康涅狄格州去!柴斯特说你们以前是它的经纪人,特别擅长解决问题。”知更鸟沮丧地摇摇头说,“我来这儿就是要告诉你们,我们大草原那里真的有麻烦了!”

塔克看看亨利,又看看知更鸟约翰。“我不知道,”它开口说,“亨利和我以前曾经说起过要去看望柴斯特,可康涅狄格州那么远,而且……”

“噢,求求你们!”知更鸟打断塔克的话,“康涅狄格州并没那么远。像柴斯特那样的小蟋蟀都能搭火车去,你们两个大个儿也肯定能去!我们非常需要你们!真的!如果你们不去,我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才好了!”知更鸟约翰沮丧又焦急,激动得跳来跳去,爪子都缠上了破碎的报纸条儿。过了一会儿,它安静下来,开始瞪着排水管的地板发呆。

一刹那间,每个人都沉默了,谁也不看谁。随后,亨利猫轻轻地说道:“我们去。”





国际大奖小说

塔克老鼠耸耸肩膀,说:“那么——就去喽。”

“感谢上帝!”知更鸟发出了一声欢叫,如释重负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动身?”亨利问。

“今晚走怎样?”约翰又开始不安分地上蹿下跳,“我们可以赶上末班特快车,就是柴斯特走时搭乘的那趟车。”

“今晚?!”塔克跳了起来大叫道,“可我们还得收拾行李呢!”

“你有什么可收拾的?”亨利盘问道。

“哦……哦……有不少东西呢!”老鼠争辩着。

“不少东西?”亨利疑惑地环视四周。塔克的“资产”堆得到处都是——角落里,报纸堆儿上,还有报纸下面盖着的,比比皆是。

“当然!”塔克说着便冲到一边去,捡起一只女式高跟鞋的鞋跟,轻轻抱在怀里:“你同意我不应该把这只美丽的鞋跟丢在这里吧,啊?”放下鞋跟,它又冲向另一个角落“翻箱倒柜”——如同一阵风一样,报纸的碎屑也随着飞了起来——它捧起了两颗细小的白色珍珠,说:“还有我的珍珠!亨利,你肯定记得这个,记得去年一月,那个女士的项链断了之后,是谁猛冲过去将这些美丽的珍珠抢救回来!”

“我早已经淡忘了。”亨利说,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。

